

广西苗族

文学评论集

王敏之 朱慧珍 过竹 编



● 广西民族

广西苗族文学评论集

王敏之 朱慧珍 过竹 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广西苗族文学评论集

王敏之 朱慧珍 过竹 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来宾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4 190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63-1331-4/I·292 定价：3.95元

登记证号：（桂）02号

序 言

梁 彬

苗族是我国几个古老民族之一，是远古时代蚩尤部落联盟“九黎”的后裔。人口七百三十九万，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仅次于汉、壮、满、回居第五位，主要分布在黔、湘、滇、桂、川、鄂和海南等省、自治区。居住在广西的苗族则有四十二万五千余人，占全国苗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主要分布在融水、隆林、西林、三江、龙胜、资源、南丹、环江等县、自治县。

由于战争与政治的原因，苗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生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种几乎举族大集群性的辗转流动是其他民族所不曾有的，致使苗族人民没有稳定的地域，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不能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生活陷于困顿。同时还导致苗族社会停滞。可以说，苗族人民的历史既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又是一部可歌可赞的英雄历史。全国人民的解放，才揭开了苗族人民历史的新页，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苗族人民素以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憨厚朴实著称。他们以罕见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栉风沐雨，夺雾而出，戴月而归，披荆斩棘，开山劈岭，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同时也为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为光辉的中华文明的缔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几千年不断迁徙流动，形成了苗族分布面广、各个部分隔绝的局面，加之各地情况差异极大，又兼与各兄弟民族杂居，因而在苗族中自然形成了浩如烟海，五彩斑斓，光耀夺目，而又各具特色互相辉映的文化。仅以服饰款式为例，就达一百零三种之多（已为国家作为单一民族服饰单独在国外展出，并出版《苗族服饰》画册），苗族蜡染亦属独一无二（已成为我国主要旅游产品之一）。苗族人民还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苗族的“飞歌”，苗族芦笙舞早已名扬中外。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之初就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苗族人民敲开了自我禁锢的山门，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上，努力扩展视野，加强了与外界的接触和联系，使生产力得到了挖掘、提高，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同时也大大地激发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近年来，苗族舞蹈家龙老太扎根融水，潜心挖掘整理苗族民间芦笙，并在曲调和舞蹈上引导群众进行改革，使苗族传统芦笙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受广大苗族群众的欢迎，并成为融水旅游业一大资源。为了满足广大苗族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高涨的需要，近年广西苗族文艺工作者还编撰、出版了《苗族民间故事选》、《苗族风俗趣谈》、《苗族神话研究》等作品、研究集。然而，苗族人民并不满足于自己民间的、传统的文学，他们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要唱出自己民族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心声。于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

涌现出一批苗族文艺作者，创作出前所未有的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艺作品。这一变化，对广西苗族人民来说，真乃是个巨变，它不仅结束了广西苗族没有作家或只有一、二个作家的历史，而且使广西苗族文学发展格局，由民间文学为主跨越到了以作家文学为主的新时代。这一变化，是党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的结果。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广西苗族文艺评论集》，虽然不是广西苗族作家的作品集，但它所收入的文章却都是对苗族作家所发表的作品，或者是反映苗族生活的作品的评论，篇篇都有分析、有研究地评介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及影视、戏剧文学剧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从这些文艺评论中，可以看到广西苗族作家、诗人李荣贞（女）、龙怡凡、郑焕、杨光富、夏慧（女）、梁柯林、林明广、蒙玉祝、杨文升、过竹、蓝基椿、何文丹等的成长过程和创作的成绩与不足。我相信，我们这些苗族作家是有理想、有志气、有自豪感、荣誉感和振兴民族精神的人，他们会沿着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勤奋好学，艺术上精益求精，为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史诗般的苗族文学佳作而努力奋斗的。当然，对那些真心实意反映苗族生活的他民族作家，我们也是深为敬佩和感谢的，如南宁的周民震（壮）、苗延秀（侗），柳州的曾仕龙，融水的王天若（壮）等，他们深入苗族山区，和苗族人民共同耕耘着苗家的沃土，开拓着苗族生活的新世界，并用饱蘸着深情厚意的笔描绘和赞美苗族人民的思想品德和正直善良的情操，这给苗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苗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民族友谊的。今后，

我们苗族人民仍然一如既往，真诚地欢迎各民族作家来我们苗家作客，来我们苗寨体验生活。

邓小平同志说过：“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我非常赞成这段话，这段话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自由的原则，体现了作家身负着的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是，我还要借这个序言的机会，告诉我们苗族作家要牢牢记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话，作为苗族作家，绝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要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从民族现实生活中去汲取文艺创作的营养，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始终要把自己手中的笔看作是人民给的，要为人民而写作，要写人民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前几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刮了一阵妄图否定文学民族化的妖风，他们叫喊什么少数民族作家“只有疏远自己的民族”，“保持与本民族群体之间的距离感”，才能“完成自己的作品”（引自《南方文坛》1988年第二期），这纯属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论调，试问民族文学离开了“民族群体”，离开了民族生活，那还有什么民族文学的存在呢？我们的苗族作家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坚持文学民族化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

最后，让我向编辑、出版这本评论集的王敏之、朱蕙珍、过竹同志和广西民族出版社的同志表示感谢，他们为促进和推动广西苗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了一件好事。同时，我在此也真诚地表示，希望文艺评论界关心我们苗族的文艺创作，更

欢迎文艺评论家作家们对我们苗族作家的文艺作品多多辅导与指教，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它只能鞭策我们前进，决不会消弱我们为振兴广西社会主义文艺的决心，因为我们苗族人民自强心是很强的。愿我们苗族的文艺创作与对苗族文艺的评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比翼齐飞吧！

1991年6月于南宁

（作者梁彬同志，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苗族作家。）

目 录

序言	梁彬 (1)
广西苗族当代文学述评	朱慧珍 (19)
苗族作家梁彬和他的文学创作	贾 煜 (11)
苗山之鹰赞歌	覃伊平 (21)
——读梁彬的三篇小说	
在风俗描写中展现民族精神	朱慧珍 (29)
——浅论杨光富的小说创作	
重表面描写 蕴深层意蕴	黄秉莹 (38)
——试论杨光富的文学作品	
英雄的颂歌	阿萍 (49)
——评夏慧边防生活题材的文学创作	
浅谈何文丹的小说创作	邵志忠 (57)
白云深处有人家	王天若 (65)
——谈林明广的小说	
苗胞心灵的颂歌	智萍 (76)
——评过竹的小说创作	
苗语笙歌一片情	王敏之 (85)
——读王天若反映苗族生活的小说	

- 尊冕苗冲的“爱药” 李树荣 (94)
——试评杨文升的小说创作
- 民族的自尊与自强 韦茂繁 (106)
——读晓霜的小说《紫雾》
- 读中篇小说《苗王传奇》 艾平 (112)
- 简论叙事长诗《大苗山交响曲》 梁其彦 (117)
进一步发现自己 敏歧 (124)
——评苗族诗人李荣贞的诗
- 新诗贵为风俗画 陈演伟 (135)
——读李荣贞的几首新诗
- 心灵的序曲 冷雪 (139)
——梁柯林诗作管窥
- 征程上必有新的觉醒 陈雨帆 (144)
——读梁柯林的诗集《藤的恋歌》
- 他在讴歌泥土 过竹 (148)
——龙怡凡和他的诗创作
- 倾尽挚情绘苗乡 陈家柳 (153)
——蒙玉祝散文札论
- 苗乡的一枝梨花 黄仲警 (157)
——读蓝基椿的散文
- 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而呐喊 阳晓儒 (160)
——评朱蕙珍少数民族文艺著述
- 侗族人民心灵美的探索者 过伟 (171)

- 读朱蕙珍的《侗族民间文艺美论》
立体性与全方位的新典型 张 晓 (178)
——过竹与他的《苗族神话研究》
- 评电影《苗家儿女》 建 熏 (185)
苗族艺术家与侗族艺术 陈国凡 (189)
——评郑焕和他的作品
情牵魂绕的寻根梦 方 放 (197)
——杂谈夏蕙和她的《花山恋情》
炽热的感情 鲜明的特点 顾绍柏 (205)
——评反映苗族生活的彩色故事片《远方》
评苗族神话舞剧《灯花》 王敏之 (210)
- 苗族生活的绚丽画卷 过 伟 (222)
——《苗族民间故事选》序
广西苗族风情第一书 达汉吉 (237)
——读《苗族风情趣谈》
读龙怡凡搜集整理的苗族民间故事 文 瑞 (247)

广西苗族当代文学述评

朱慧珍

何谓苗族文学，文艺界有不同的界定，有的指反映苗族生活，表达苗族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有的则专指由苗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本文论及的苗族文学是后者，而且仅限于广西当代的苗族作家作品。

与前几年相比，广西苗族当代文学有了较大的进步，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创作队伍已初步形成。在广西苗族作家中，辈份最高，起步最早的是梁彬同志。他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挤时间创作，从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诗歌、评论和民间传说故事。近年来，还编著出版了《广西苗族民间故事选》和《苗族风俗趣谈》。其次是龙怡凡同志，他从1958年起发表诗作，先后在《诗刊》、《广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诗歌二百多首，其中部分诗作先后获全国和自治区级奖励。他还与部分作者合作出版了四本苗族民间故事集。此外，还有潜心于侗族艺术创作的苗族作家郑焕，他集编、

导、演于一身。由他执导的侗戏《秦娘梅》等剧目先后在全国获奖。苗族中年作家有杨光富、蓝基椿、李荣贞、何文丹、夏慧、蒙玉祝等。杨光富的小说植根于南盘江畔的苗乡土壤里，具有浓郁的苗乡风味；李荣贞的诗可看作一组优美的苗乡交响曲；何文丹、夏慧是苗族作家中的多面手，他（她）们写小说、诗歌、散文，也写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还写论文；在大苗山土生土长的蒙玉祝则以他的独特的风情散文在苗族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为可喜的是，苗族文学新人在成长，如过竹、梁柯林、陆晓霜等。过竹同志在短短的几年中发表了小说、论文数十篇，198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苗族神话研究》，这部专著从神话发生传承变异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美学、系统科学等方面对苗族神话进行立体研究，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在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奖中荣获优秀著作奖。至今他已出版了七部书（含与人合作）。梁柯林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出版了诗集《藤的恋歌》，他的诗突出表现了苗族青年的觉醒和追求。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看见一道新一代苗族青年人生进步的脚印，追求理想，追上现代化建设的浪潮的脚印”。（陈雨帆：《征程上必有新的觉醒》）在这支苗族文学队伍中，年纪最小的女作者陆晓霜，她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出手不凡，她的小说借鉴意识流手法，着力揭示人物心灵的奥秘。她的作品意境含蓄，耐人寻味。

广西苗族作家的创作虽各呈异彩，但却共同奏响着一个主旋律——歌颂美好的心灵，表现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憧憬。这要算广西当代苗族文学的第一个特点。广西当代苗族文学与苗族人民的传统性格一样质朴、纯真，在他们的作品里，没

有醉生梦死的喧泄，没有无病呻吟，没有露骨的性描写，更没有对自由化的鼓吹。他们满怀诚挚的感情讴歌多彩的苗山，美好的心灵。梁彬同志的作品多写重大题材，自然避免不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但在艰苦的斗争历程中却处处闪现出理想的光芒。如他的小说《苗岭油杉》中的两位共产党书记，《芦笙魂》中的苗族专员，《老母鲤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坚韧不拔，乐于奉献的精神。龙怡凡的诗处处让人感受到一种豁达明快、乐观向上的情怀。他从“明日开镰夜看禾”联想到“心上流来金水河”，从“地气还带硝烟味”看到“又是麦绿菜花黄”，从今日荒芜的“野码头”联想到将来红水河畔的“上海港”。何文丹的小说主人公几乎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然而，作者却着力发掘这些小人物心灵的闪光点。他写农民，着重表现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获得新生，取得丰收后的无限喜悦的心情；他写小市镇上的“豆腐婆”、酸摊小贩和靠手工谋生的“老夫老妻”，着重表现他们的本分、厚道，人格的高尚以及凭诚实劳动换来富裕生活的欢欣；他写基层干部，写办事员，着力表现他们坚强的党性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当然，何文丹也并不回避贫困、痛苦、矛盾以及生活中的假、恶、丑，但他总让人坚信前途是光明的，未来是美好的，真、善、美一定会战胜假、恶、丑。过竹的小说则可看作一支支苗族美好心灵的颂歌。《我有一支苗笛》中的杨通财，《猴痣》中的“我”，《三月的雨》中的咪罗都显现出苗族人民纯朴、宽容、无私、顽强的优美品格。《山里杨梅酸甜甜》写出了苗族青年纯真的爱情。《少女和她的梦》表现了苗族青年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夏慧的小说用

诗一样的语言，火热般的激情讴歌新时代女性的美好心灵。李荣贞的诗以瑰丽的色彩，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幅苗山的美丽图景，表达了女诗人对苗乡的深深眷恋之情。请看她的《故乡绿叶》吧：

象舟，
象帆，
故乡绿叶，
一片，
透绿，
翠鲜。
白云是她的头巾，
花瓣是她的笑脸，
瀑布是她的歌声，
露珠是她的凤眼。

这“绿叶”中包含着多少对故乡的赞美和眷恋。

梁柯林的诗虽然不象李荣贞那样用浓墨重彩去描绘苗山的美好景色，但他却写出了苗山妈妈的崇高、伟岸、艰辛和多情。请听听《山，我的母亲》这支歌吧：

当我还未呱呱坠地，
胚胎内就震颤着山的生命，
山用血肉把我喂大，
打出世，我就懂得山的艰辛。
骑上山的肩胛观天观云，
我才知道她是多么峻伟、绮丽，
伏在山的膝边听歌听古，
我才发现她是多么温柔、多情。

我是山的儿子，
山是我的母亲。

陆晓霜的作品虽然不像过竹、李荣贞的作品那样立足于歌颂，她写困惑、写矛盾、写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其中也不乏理想的光辉。在小说《紫雾》中，她写落后习俗是为了衬托出以瑶族青年二黎为代表的民族的觉醒。《梦行》揭露了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但作者的主要笔墨仍在于塑造一位纯洁、真诚、助人为乐的青年方怡民。这正如她在《找寻》一诗中所表示的：

纵然裹脚布与愚昧欲将之束缚，
她们仍在披荆斩棘，向着光明，
从有延长的脚印，
仍有激越的歌声，
找寻开拓的金钥匙，
找寻站在理想海岸上的她自己，
找寻有价值的人生。

正是这美的景；美的人，美的情谱写成了广西苗族当代文学昂扬奋发的主旋律。这支主旋律尽管还不够浑厚，不够丰富，但它却奏出了苗家人善良、质朴的心声。

广西当代苗族文学的第二个特点便是那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方风味。广西大部分苗族作家的作品都以苗族生活为题材。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云雾山中那一排排阶梯式的吊脚木梯，看到了南盘江畔那一支支满载丰收果实的马队，看到了白云河上那一列列放排队伍……我们也似乎听到了苗寨悠悠的竹笛声，清脆的木叶声，含情脉脉的口弦声和震天动地的芦笙声。我们似乎置身于跳坡场上，赛马场中，

芦笙坪里欣赏苗族青年的飒爽英姿，与苗胞们共享节日的欢乐。无论是诗、小说、散文都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苗乡的风俗画。但作家们深知，风俗画虽然是构成文学民族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决不是他的全部。因此，苗族作家们并不将自己的笔停留在民俗的描绘上，而是在苗乡的风景画、风俗画的背景上努力表现苗族人民的心理、感情和性格。这在杨光富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读着他的小说，南盘江畔的苗族习俗尽收眼底，诸如“芦笙节”，“跳坡节”，“爬坡杆”，“踩锅转”，“结双帕”，“压饭”，“抢新水”等等无奇不有。他写得那样细腻、逼真，文中还时时带上深情的苗歌，别有一番韵味。从字里行间使我们感觉到这位在苗寨中土生土长的苗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有着很深的理解。然而，杨光富的长处还不仅在于写风俗，更在于将风俗描写与人物描写融为一体，在风俗描写中刻画人物，展现人物的美好心灵。小说《结双帕》中的孟朵和央彩，《抢新水》中的曾丽、玛兰、彩梅，《“跳坡”时节》中的迈花，《戛耶》中的戛耶老汉等，都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苗族人民坚韧不拔，无私无畏，善良纯朴，意重情深的传统美德以及这些美德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在杨光富的作品中，即便不是写苗家人，但作者总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从而，“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文学的战斗传统》，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如《抢新水》中的新媳妇曾丽虽是汉族，但作者却赋予了这位苗家的汉族媳妇以勤劳、顽强的苗家人的气质。同时，以苗家人的眼光关怀、爱